

船和球

SHUJIECHUAN

张士杰 搜集整理



新蕾出版社

秣 桔 船

张 士 杰 搜 集 整 理
周 艾 文 编 选



新 蕾 出 版 社

船 楫

张士杰 搜集整理

周艾文 编选

*

新 蕾 出 版 社 出 版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168毫米 1/32 印张 9.76 插页 2 字数169,000

1981年7月第1版

1981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000

统一书号：R10213·57 定价：0.80元

内 容 说 明

本书是我国已故民间故事作家张士杰的一本生动有趣的民间故事集，共有五十三篇故事。一组是渤海之滨的民间传说；一组是讽刺笑话；一组是拟人化的动植物寓言。

题材丰富多彩，故事曲折动人，语言朴实幽默，具有特色，能引人入胜，使人受益。

目 次

龙 河.....	1
浑河三变.....	5
金沙滩.....	11
西瓜女.....	16
盐 神.....	25
盐 衣.....	29
盐 仙.....	36
盐 磨.....	42
参 童.....	46
参 家.....	55
箭射山门.....	70
石成求仙.....	76
秫秸船.....	84
石老大告状.....	99
灵子和傻子.....	107
巧姑娘.....	117
.....	120
.....	132
.....	141

养 狼	149
逆水行船	156
切葫芦	162
两棵神高粱	166
财 神	177
腊八粥	182
过 年	185
烧 画	191
雕 弓	196
长工四兄弟	199
石嫂寻姑	204
看对联	211
吃白蜡	215
猫不会吃鱼	217
卖凉水	219
浑蛋大老爷	222
马是怎样没有犄角的	227
牛和驴	232
大 雁	235
小 燕	238
老鸹和肥猪	240
小蛤蟆和大老虎	243
兔 子	249
猫	255

鸭 子.....	259
蛤蟆的眼睛是怎样鼓出来的.....	262
蛤蟆为什么只看见后边.....	265
爬爬和蚰蜒.....	268
田 螺.....	274
蝮 蝮.....	278
迎 春.....	281
金钱是怎样变成榆钱的.....	285
绣花枕头和落花生.....	293
蘑 菇.....	296
张士杰和他的作品	周艾文(299)

龙 河

从前，龙河不叫龙河——龙河从东安县北部流过，永定河从东安县南部流过，因为人们都管永定河叫浑河，所以人们都管龙河叫小浑河。小浑河虽然不如浑河大，可是它上游无源，下游又没有出水道，年年要闹水灾。闹水灾倒没有什么可说的，为什么小浑河后来又叫龙河了呢？

小浑河畔上以前有个刘家庄，庄上的人们吃苦耐劳、勤勤恳恳——他们用双手盖起房屋，河畔上有了人烟村落；用双手开出荒地，河岸上长起来好庄稼。可是每年六月小浑河就要涨大水，涨出了河槽，淹没了田地和村庄。等大水一落下去，田里的庄稼全被淹死，只剩下遍地的蛤蟆“咕呱”叫；村中房倒屋塌，有的人被大水卷走连尸首都找不到。人们只得咬牙含泪的再把房屋修盖起来，可是家家缺吃没烧怎么办呢？冬天一到，人们就离乡背井去找营生；春天一来，人们又回到家乡耕田种地，又用汗水浇起来好庄稼，眼巴巴地盼着小浑河千万别再闹大水啦！

这年又到了夏天，河岸上的庄稼又是长得特别好：高粱搭起了青纱帐，秀着大穗正扬花；棒子一棵秧上杈出来两三个，甩着红红黄黄的花缨；谷子没了人，绿茸茸的穗子尺来长；豆子齐胸脯，上边顶花下边披夹；棉花、白薯、花生什么的，一片花花绿绿不见地皮啊！风一来，叶子悉悉飒飒，穗子摇摇摆摆，花粉

扬起到处是清香；没有风，就能听见到处“喀喀”直响——那是庄稼正拔节长哩！可是小浑河又涨起大水来啦！这时候，村中出来一个叫刘希胜的人，是个又精明又勤快又敢干的小伙子，跟谁都合得来，村中人们没有不戴见他的。刘希胜走东家串西家，把村中的人们找到了一块。大伙都闹不清他要干什么。

刘希胜说：“小浑河年年到咱们嘴边来夺食，害得咱们年年没法生活下去；咱们年年盼着小浑河别再闹水，可是它年年老是闹大水！我看透了：咱们越盼越倒霉，非得想法子制服它，咱们才能有活路啊！眼下小浑河又涨了大水，眼看着咱们又要遭害啦！我想出来一个治水的法子，打算跟大伙——”

大伙忙说：“咱们梦里还想着制服大水哪！你快点说哇！”

刘希胜说：“咱们要是在河边修起一道大埝子，不就能挡住大水、保住庄稼、护住村子了吗？”

大伙立刻纷纷地说：“这是个好法子！”“咱们说修就修哇！”“要修大埝子，仨人俩人不行，三心二意也不行！”“没有领头的更不行！”

刘希胜说：“只要咱们一齐动手，大埝子准能修得起来；只要大伙齐心协力，别说一条小浑河，就是老天爷也治得服！大伙要愿意，我就给大伙当领头的；咱们要修，事不宜迟，说干就干吧！”

大伙说：“好哇！就这么办啦！快跟希胜走哇！”

这真是平地一声雷，人们急忙回家拿了家伙，男男女女，一心一意，紧紧跟着刘希胜，直朝小浑河涌来，要把小浑河制服！

河岸上的庄稼正撒着欢地长，小浑河的大水涨得正发狂。大

伙见大水又快出槽了，都红了眼。刘希胜说：“咱们快动手啊！谁也不许泄气！谁也不能偷懒！不治服了大水不住手！”大伙一齐呼应：“对呀！”黑压压的人群集结在河边，立刻就动了手：家伙一抡，白光闪闪；号子一呼，动地惊天；手不停，脚不闲；掘得快，担得欢；砸得硬，垫得宽；一直干到黑了天，点上灯笼火把连夜干——两天两夜，大埝子修起来啦，牢牢地挡住了大水。可是大水还是一股劲地涨，浪头憋得象一群一群的野牛，连窜带吼的狠狠地往大埝子上乱撞。刘希胜说：“水又涨大啦！别松劲啊！水涨埝也长！”大伙一齐呼应：“对呀！”人们立刻又动了手：手磨破了，脚跑肿了，膀子压红了，汗水流尽了，嗓子喊哑了，谁也没叫苦，谁也不愿意喘口气；掘土的家伙坏了就用手刨，担土的都象长了翅膀，平埝的举夯过了顶——过了一天一夜，大埝子又长高了，仍是牢牢地挡住了大水。大水涨不过大埝子，急得象成群的咆哮虎狼，张牙舞爪的朝大埝子扑窟，扑也扑不上去，窜也窜不上来，反倒被大埝子撞得粉身碎骨、泪水滔天！

谁知这时候忽然变天啦——天阴得象锅底，闪打得晃眼睛，雷响得震耳朵，大风“呼呼”刮起来了，大雨“哗哗”泼下来了；风刮得人站不住脚，雨浇得人抬不起头；天和地混成了一团，好象天塌下来一样。雨借风势，水借雨势，一齐向大埝攻打。“咕咚——”这边的埝子塌一块，“哗啦——”那边的埝子倒一块，大埝子裂缝了，大水闯进缝子里，憋得“吃”下子窜起一道水柱，立刻“哗”下子又碎落在埝子上——缝子越裂越大啦！刘希胜和大伙牢牢守在大埝子上，望着狂风暴雨和滔天的大水，想着岸上的庄稼和村庄，忽然一声大叫：“咱们要干下去

啊！死也要治服了大水！”大伙立刻一齐呼应：“天塌咱们也能顶得住！死也不许大水害人！”刘希胜立刻哈哈大笑起来，随着这惊天动地的笑声，身子立刻长得老高老高，胳膊立刻长得很长很长，巴掌立刻长得很宽很大——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在人群当中站起来啦！

巨人一扬头吐气，大雨住了；巨人一抡长胳膊，阴云散了；巨人一挥大巴掌，大风停了；巨人一纵身，直朝大水扑去了。刘希胜跳进大水里以后，滔天的大水里立刻出现了一条大金龙。金龙金鳞金甲，张着大嘴，舞着长须，摆着尾巴，爪子一扬，身子一晃，放出一片耀眼的金光，领着大水向前游走了——大水立刻就退了。



金龙游走以后，留下了一条弯弯曲曲的河道，样子活象一条大龙卧在大地上。河水顺着又深又宽的河道，顺顺伏伏地向东流去。从此，人们就都管这条河叫龙河了。龙河再也不能年年闹大水了，就是有时候又涨了大水，人们心里永远没忘了刘希胜，它也就不能随便泛滥了。

浑河三变

从前，浑河上游有两个村镇——谷峪和马峪，座落在浑河左右两边。谷峪有个叫谷老弟的，是个庄稼人。他家有几棵沙果树。

这年夏天沙果熟了，摘了两篮子打算到马峪赶集去卖，买点荞麦好种。可是正赶上这天夜里闹天，雷声火闪地闹腾了多半夜。谷老弟担心沙果是热货，下雨就赶不了集，翻来复去的一夜也没睡着。第二天，他老早起来一看，这一带不光没下雨，还是个大晴天，忙高高兴兴地牵出小毛驴，驮上两篮子沙果，带着干粮，就过浑河去马峪赶集了。

浑河就是永定河。因为这条河总是夹带着许多泥沙，河水特别浑浊，确实是一条浑河；又因为它的上游两岸是山，地势又高、水流又急，沉泥淤沙俱下，到了中游都是平原，地平水缓，泥沙淤沉得没有准河道，水一大，就横奔竖闯，冲洼积岗，淹没田庄，古怪成性，从性情来说，实在是一条浑河——这样，人们就都管它叫浑河了。浑河虽然害人不轻，可是要赶上淤了好泥土，种上秋麦，上游不发大水，收成以后也实在富人不浅——“一麦顶三秋”的话把，就是那样留下来的。后来，康熙封浑河叫永定河，可是浑河照样还是浑河。“金口玉言”除了能给浑河多加上个字外，“皇封”连点屁事也没管了。

谷老弟赶着毛驴，早晨由谷峪动身，来到浑河的时候，火红的日头已经冒出树尖。浑河里看不见一滴河水，听不见一声鸟叫，找不到一棵青稞，满河都是白眼沙——有的地方是小沙疙瘩，有的地方是大沙岗子，有的地方是披鱼鳞的沙滩，有的地方是平坦的沙发，有的地方虽然是大沟小洼，可也是白沙闪闪；日头照射，晃得人睁不开眼；稍微有点风，吹起沙土变成小旋风，涌热带凉，滴溜溜乱转，转到河边，失灭在水草上。河边的水草，被沙子漫得一簇一撮的露着头，焦黄的象死刺猬皮，枯干得爆上个火星就能着。毛驴从河床走过，“扑吃扑吃”直陷蹄子，弓身点头，很显吃力；谷老弟伏身紧跟驴后，不断挥柳枝吆喝，深一脚浅一脚的，趟起两道沙烟，过了河闹个满身大汗。河岸上荒得不见青，贴在地皮上的小草野菜，叶子都打了卷，跟地皮一个色。岸上虽然长着一棵大柳树，可是柳叶已经黄了，有个知了伏在柳枝上，断断续续叫得凄凉；忽然刮来一阵风，黄叶离枝纷纷飘落，知了被惊得“腾”下子朝远处飞去——远处是绿野、青山。谷老弟一边擦汗，一边脱鞋磕打沙土，一边望着浑河自言自语：“好家伙！过一道河比走十里地还费劲！夏季连朽木头还长蘑菇呢。这河却死气沉沉、荒荒凉凉的。唉！说你坑人害人，一点也不冤枉啊！”毛驴啃了两口草，嚼了嚼又吐了，正找不着可吃的东西，一见柳叶落下，急忙伸头去嗅。谷老弟说：“趁凉爽快走吧！——大，喂！”吆唤一声，赶着毛驴，直奔马峪走了。

谷老弟卖完了沙果，从马峪赶集回来，走到浑河的时候，月亮已经挂在树梢。谷老弟来到河边一看，立刻闹个目瞪口呆，毛



驴从他手里甩脱了缰绳。浑河里已经大水满槽，黄水滚滚奔流，“哗哗哗——”涌起的浪头象朵朵大金花，大鲤鱼“唼啦唼啦”直往河面上蹦，借着月亮看得真真切切。大柳树已经变得青枝绿叶，随着轻风摇摇摆摆。毛驴一边啃着岸上的青草嫩菜，一边急急奔向河边来饮水，打了两个响鼻，就大口大口吃水草；绿生生的水草一片连一片的长在水边，挺苞舒叶，葱葱茏茏，被水冲得乱晃动，美得散发着郁郁清香；夜宿的水鸟被毛驴惊起，扑楞楞飞向河面，打着旋儿叽呱乱叫。河边的泥土一会“扑通”、一会“哗啦”往河里坍塌，砸得河水爆花。谷老弟惊得打了一个冷战：“过不去河是小事，水再涨就要闹灾啦！”忙撅个草棍插水边当咫尺。他往河边一蹲，装上一袋烟，用火镰火石打着了火，一边“吧嗒吧嗒”抽烟，一边不眨眼地盯咫尺，一直盯得月亮偏南、露水湿了褂子，断定河水只落不涨了，这才松了一口气：“好在夏景天，先在河边歇一夜，明天再打过河的主意吧；只要不闹灾就好哇！”这时候，毛驴突然叫唤起来，谷老弟跑去一看——毛驴从水里扯上来绿苔草，小白虾蹦了毛驴一脸。他逗得

直笑：“你也要吃荤啦？”拂掉小白虾，把毛驴牵到柳树下拴好，又拔一抱水草扔给它。已经听不到泥土的坍塌，水鸟早归了宿，月亮更是显得明亮，柳叶默默地滴嗒着露珠，毛驴“喀喀”嚼着水草，河水汪汪流着，鲤鱼跳跃，水草散香，岸上的野花悄悄的破苞了。谷老弟仔细地看这景象，看得心荡神怡了：早晨干河底，晚上又大水满槽，一天工夫就是两变——变得这么美，变得这么爱人！这哪是浑河呢？他一夜没睡了，又赶了一天集，实在乏得够呛，往柳树下一躺，不一会就鼾鼾地打起了呼噜。

谷老弟正睡得香甜，觉得浑身燥热，一阵好听的声音把他叫醒了。他醒来一看：蓝天上浮着几朵白云彩，日头已经偏南，柳荫已经转过去，他正睡在日头地里——一下子睡到第二天傍晚啦；大柳树翠绿绿的，到底又长多大了很难看出，反正茂密的柳叶遮得不见枝条，不摇不摆，有两只黄莺藏在树叶里，“哩嘹哩嘹”叫得比唱得还好听；毛驴一动也不动，耷拉着耳朵、闭着眼、沉着大肚子，跟和尚念佛似的；河岸上的青草已经秀穗爬蔓，野菜开着红红黄黄的小花，一片连一片，生气勃勃，与远处的绿野连得分不出来了。谷老弟急忙跑向河边来看水势，趟得小蚂蚱四外乱蹦。浑河里一滴水也没有了，淤的都是胶泥，平平坦坦，裂着横七竖八的大缝子，映着日头黄灿灿的。成群的水鸟栖在河床里，白的、绿的、红的、黄的、灰的、紫的、黑的、花的，有的朝胶泥缝里啄食，有的来回蹦跳，有的扬脖呆立，有的伸腿展翅，有的弯脖润羽毛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也许是河里找不着鱼虾了，有几只叫着飞起，跟着就是成群起飞，霎时，天空象撒上去一片什锦花朵，渐渐飘散远去。河边的水草已经长得象两行小树林子了；

有碧绿的蒲棒，有顶黄花的三棱子草，有秀紫穗的长芦，有红枝、绿叶、粉花的酸枝柳，有红花、绿叶、红梗的水醋柳，还有许多叫不上名来的、拉拉秧缠在水草上、开着一串一串的小白花；鲜艳艳的大蝈蝈，紫灰灰的叫木蚱，伏在水草上“啾啾啾啾”、“吱——沙啦啦——”叫得非常欢乐。只能看见蝴蝶蜜蜂由岸上到河边来回飞舞，只能闻到水草散发的清香，却觉不出河床已经淤高了。谷老弟又是惊奇又是喜爱：“一夜工夫又是一变——一下子变得这么年轻力壮，变得这么旺的生气，变得有无穷无尽的力量，这不是浑河呀！”这回又不愁过河了，忙走向河岸来解毛驴。谷老弟费很大劲才把缰绳解开——原来缰绳长在大柳树上了，解下以后，树干上有一圈二指多深的小沟。“好家伙！你受了浑河的滋润，不言不语的长得这么快呀？”谷老弟说着，牵着毛驴走向浑河。他一边走一边唠叨：“浑河是浑河。谁都知道；可是浑河一天多工夫就有三变，实在稀奇古怪！回去得跟人们说说！”他怕别人不信，从河里掀起两块胶泥，顺手扔进篓子里，带回去好当证物；一掀带起来两条大泥鳅，一跃箭又蹦回去，直朝下边钻，下边虽很潮湿，却钻不进去了，急得又顺着胶泥缝子钻。毛驴从河上走过，磕得东摇西晃，“呜哇”直叫，跟喝醉了似的，谷老弟使劲牵着它走，还是磕磕拌拌的。这样一来不要紧，把口袋嘴摇晃开了，荞麦流进篓子里，从篓子缝漏下来，哩哩拉拉撒个不止，谷老弟也不知道。

谷老弟回到谷峪，一进家，媳妇忙问：“你怎么还住下啦——沙果没卖了？”谷老弟说：“嗨！我遇上古怪的事啦！”忙说起浑河三变的事。媳妇听了果然不信：“你别胡诌啦！”谷老弟说：

“我压根儿就不会胡诌，怕别人不信，我还拣回两块胶泥哩！”忙伸手往篓子里拿胶泥让媳妇看。他一拿却觉着很沉，拿出来一看哪——原来不是两块胶泥，却是两块黄灿灿的金子！两口子都惊呆了。媳妇说：“既然胶泥能变金子，那为什么不多弄点回来呀？”谷老弟说：“是呀！谁都知道浑河是浑河，谁可也没想到它是金河呀？我去告诉大伙，浑河出金子啦！赶快去弄吧！”媳妇说：“你先吃饭吧——饭在锅里蒸着哩——我去告诉人们！”媳妇不一会儿就叫来好些个人。人们听谷老弟说了浑河三变，又看了那两块金子，都很惊奇，就和谷老弟去浑河弄胶泥。

浑河还是刚才那个样子，只是从河那边到河这边长了一垄荞麦——有一人来高，又茂密又壮实，红梗绿叶顶白花，就是还没结籽儿，活象横河夹起来的一道花篱笆，更显出浑河年轻美貌、力大无穷来了。谷老弟这才知道，从马峪买来的荞麦漏了，落在胶泥缝里一下子就长出来这么爱人的好庄稼啊！可是这回弄回去的胶泥还是胶泥，没变成金子，再弄还是胶泥，也就不弄了。胶泥虽然没变金子，可是谷老弟和人们已经悟出来了：浑河不只是一条坑人害人的浑河，它实在是一条富人不尽的好河；有一天能把浑河的浑劲管教过来，那非得变成一条米粮川不可啊！